

# 救市法案能否挽救美國經濟(選登)



主持人：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《熱點互動》欄目熱線直播節目，我是主持人安娜。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和辯論，美國國會終於通過了7千億美元的金融救市法案。您認為這救市法案會有什麼樣的效果？另外，這之後對美國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？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提問或發表意見，熱線號碼是646-519-2879。首先，向各位介紹一下今天現場的兩位來賓，這位是新唐人特約評論員傑森博士。另一位是經濟學家陳志飛先生。

主持人：我想請問陳先生，您能不能先跟觀眾朋友介

【熱點互動熱線直播】關注全球熱點、與您真誠互動，一週五天熱門話題，為您提供全球重大事件深度分析。海外熱線：001-646-519-2879，您也可以通過Skype參與，Skype ID名稱：RDHD2008

紹一下，這次的救市法案經過了很多的討論，最終通過了，那它有什麼樣的特點和有些什麼樣的內容呢？

陳志飛：我首先說一下沒通過法案，沒通過的法案當時主要是針對房地產的壞帳，它是想解決這問題，而那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。但由於當時整個民眾的感情戰勝了理智，大家都痛恨華爾街那種惡霸地主似的，大家都打電話給國會議員，讓政府出面懲罰華爾街，也就是要政府坐視不救，結果造成了第一個法案沒通過。

第二個法案在吸取了第一個法案沒有通過的基礎上，增加了一些條款。比如：它讓政府出面提高FDIC個人儲蓄金的金額，從原來的10萬漲到現在的25萬；對中小企業研發性比較強的公司，如醫藥、高科技公司有1千5百億的追加免稅。

主持人：傑森您認為除政治因素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因素讓這法案通過？

傑森：我們可以看到星期一沒有通過，在星期五通過

了。那中間發生了什麼事？華爾街星期一的股市，從點數來說，可說是歷史上最高的暴跌點，暴跌了777點，而且那週一直動盪不安，光那一天整個就跌掉了、蒸發掉了1萬多億美元。在這過程中，這個巨大的股市波動，使得美國的民意產生很大的變化。星期一主導的民意是仇恨華爾街，為什麼要拿我的錢去救？到星期五，整體民意已經轉到了華爾街不救，我養老金有問題了。而隨即出來的失業率指數也在攀升，現在已到了6.1%，跟去年比已經提高了1.4%，而且其他像汽車銷路也大幅降低，這些事實上都跟銀行貸款難度增加有很大的關係。而這一個月的經濟發展，教育了美國人，因此民意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不一樣了。那麼因為馬上面臨大選，而眾議院是最能反應民意的，這時候民意直接決定了選票，所以我覺得結果是民意的反應。

主持人：我們看這次的救市法案一共有7千億美元，這

不是個小數字。那誰會來買單，這錢從哪兒來呢？

傑森：整個來說，這筆錢是從財政部出來的，它會印的。

陳志飛：這就引出我的話題和我的金融觀點。我覺得這次的金融危機實際上說明了美國的強大，而不是美國的衰弱。如果說美國現在得病了，那這得的是富貴病，一般國家還得起，因為這個條件是非常多的。你要得這個病，得要很多人寵你才行，世界各國的錢都要往你這兒來，而且你是絕對的、無比強大，經濟繁榮，人家都相信你，你才會得這個富貴病。

傑森：意思就是它這個錢最終不完全是印鈔機印的，最終要賣政府債券把這個錢再收回美國來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全世界都願意買，就像剛才陳先生的觀點，美國政府真的相信，它只要向世界攤手說，麻煩再給我7千億，世界會買的。……

陳志飛：因為從技術上來

說，短期的資金回報並不是最主要的，如果一個專案（project），你要算它的收益率的話，最大的一個因素，主導它的結果是它的風險。那美國的經濟，由於深厚的底蘊與它無限發展的潛力，與它快高節奏的發展效率，一直是各個國家主權基金投資所青睞的場所。

傑森：最後我還想回應一下陳先生，陳先生談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：銀行未來股票還會不會上漲？經過這個事兒，我知道銀行不會再有「歷史的輝煌」。

主持人：好，非常感謝二位精彩的評論。但我也想再跟大家講一下，他們二位都是個人的一家之言，所以呢，如果您想再去投資的話，一定要三思而後行。謝謝各位收看，下次節目再見。

【熱點互動熱線直播】---WMBC63台每週5晚10:20pm-11:00pm, 新唐人衛星電視每週二, 五晚9:00pm-10:00pm

## 人傑地靈

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，波瀾壯闊，孕育出多少仁人志士。他們的前仆後繼，保我華夏血脈延綿不絕。他們的忠肝義膽，更是我民族精神的精華所在。「以史為鑒，可以知興替。」〈人傑地靈〉節目通過當事人的親歷口述，以還原我中華被扭曲的一段歷史；通過他們平凡而又非凡的故事，譜寫千年仁人志士的正歌。

人傑地靈---新唐人衛星電視  
每週六上午6:30am-7:00am,  
週日下午4:30pm-5:00pm (重播)

## 探 索 —— 魏京生

第一集 革命年代 連載(一)  
我的名字叫魏京生，比較熟知的一個著名的反革命。大家都知道我判了很多年徒刑，判了29年，蹲了18年刑期還沒有完，按著中國過去的前司法部長蕭揚的說法，正式的說法：如果魏京生還要回到國內的話，他必須回到監獄裡去。可以說是從鄧小平開始到江澤民都是必除之而後快的那個人。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呢？咱們可以從小開始講。我出生在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家庭，剛解放的時候(49年)，還沒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，我們家住在頤和園裡。

那時的頤和園是中央軍委

的所在地，我們家跟老毛家是隔壁，小時候江青和我母親關係不錯。以前文革時候燒掉的幾張照片，有江青抱著我照的照片，也就是說我們家也屬於那種高級幹部的圈子吧！我上的小學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，那時共產黨拿很多錢來教育自己的子弟，我們那學校是空軍子弟小學，空軍所有的高級幹部的孩子都在那小學，叫育鵬小學。

當時在安定門外，後來遷到空軍大院以後改名叫育鴻，上到小學五年級以後，我父親從軍隊轉業到建工部，就是國家建委，所以我六年級的時候就到建工部子弟小學上。

小學畢業的時候，我的考試成績還比較好，上了最好的幾個中學之一——人民大學附中。在人民大學附中這段時間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時間，一個是我們班有很多老師是非常優秀的老師，我不能一一點名。但基本上，在我們學校任課的老師全都是人大被打下來的右派，當初反右運動很多的右派需要遣送外地，或甚至送進監獄什麼的，當時叫下放。所以我們附中佔了很大的便宜，當時附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老師是大學下放來的右派。我記得有兩個班主任之一的一個老師，是人大語文系的老教授，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，所以現



在很多習慣都是當時被逼出來的。我這壞學生能被他逼出來，一方面是他嚴厲，另一方面是他講課講得確實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吸引人，你不自覺的就不去看小說了，你要聽他講課他講得很有趣，其他幾個老師也有同樣特點。他當時定的幾個規矩確實是非常好的規矩，其中有一條規矩到現在我都受益不淺，就是你寫任何東西之前，寫作文以前你不想清楚以前不要下筆，一個字都不能改，你改一個字，拿橡皮擦來改都要扣你的分，所以養成一個習慣你不能改。

到文革開始10年時間沒上學了，到後來78年第一次恢復考研究生。因為我對少數民族

歷史很感興趣，我就考了中國社科院民族問題研究所。當時要求很嚴格，要1965年以前大學文科本科畢業的，這樣才能准許你考試。這樣全國有2500名考生，當時只取4名。那時競爭是很激烈的，而且說實話我藏語也不行，根本就是0分，藏語交白卷，因為我根本不懂藏語。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分數是第三名，這確實非常不容易。雖然考了第三名，但是那個走後門，中國考大學走後門從第一屆開始，就是鄧小平自己打破走後門，當時是楊靜仁找鄧小平說要照顧少數民族的同學所以當時把2個分數比較後，平衡上來把第三名和第四名刷下去了。……



少年魏京生

一個方面是因為他嚴厲



少年魏京生與同學